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說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李嶽

謄錄監生臣任嘉春

春秋通說卷十一

宋 黃仲炎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伯之弟鍼富於秦懼得罪焉而奔晉猶以

車千乗行世有畏影而走之日者不知走之日而影不離身也鍼懼以富得罪既知富之為已累矣猶挾累而逃之豈不愚哉昔鄭公孫黒肱有疾盡歸其邑于公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齊以崔氏之亂與晏氏邶殿其鄙六十晏子辭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嗚呼使鍼而知此豈至於出奔哉此可為貪富者之戒也

然為人兄而不能詔其弟使之侈富而奔之秦伯亦有罪已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子謂公如晉則不得入季孫宿如晉則得入惡季孫宿也不知春秋於季孫何責哉斥其君而禮其臣所以成季孫之亂者晉之罪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五年季孫行父卒六年滕子來朝名曰朝公實以季孫宿新繼父位而來爾滕為季孫所厚故滕子卒

而卿共葬事也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季氏專國有無君之志人道乖戾干犯陰陽故冬春之間大雨雹者再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爲咎可謂矯誣上天矣得非有所畏而不敢正言之歟抑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爲之解使其君莫之疑歟後世如漢張禹借經學以文姦謂春秋書日食地震爲諸

侯相殺邊寇内侵所致使成帝不疑王氏盜權者蓋用申豐之術也

北燕伯欵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而奔是昵嬖寵而蔑冢卿失君人之道矣故李德裕戒武宗不宜與賤人圖柄臣者其知此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

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九月取鄫

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鄫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為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鄫者明魯人苟貪其土無興滅繼絕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季氏獨强也左氏謂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而二子各一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魯三家者納莒之叛臣而受其賂邑莒人來討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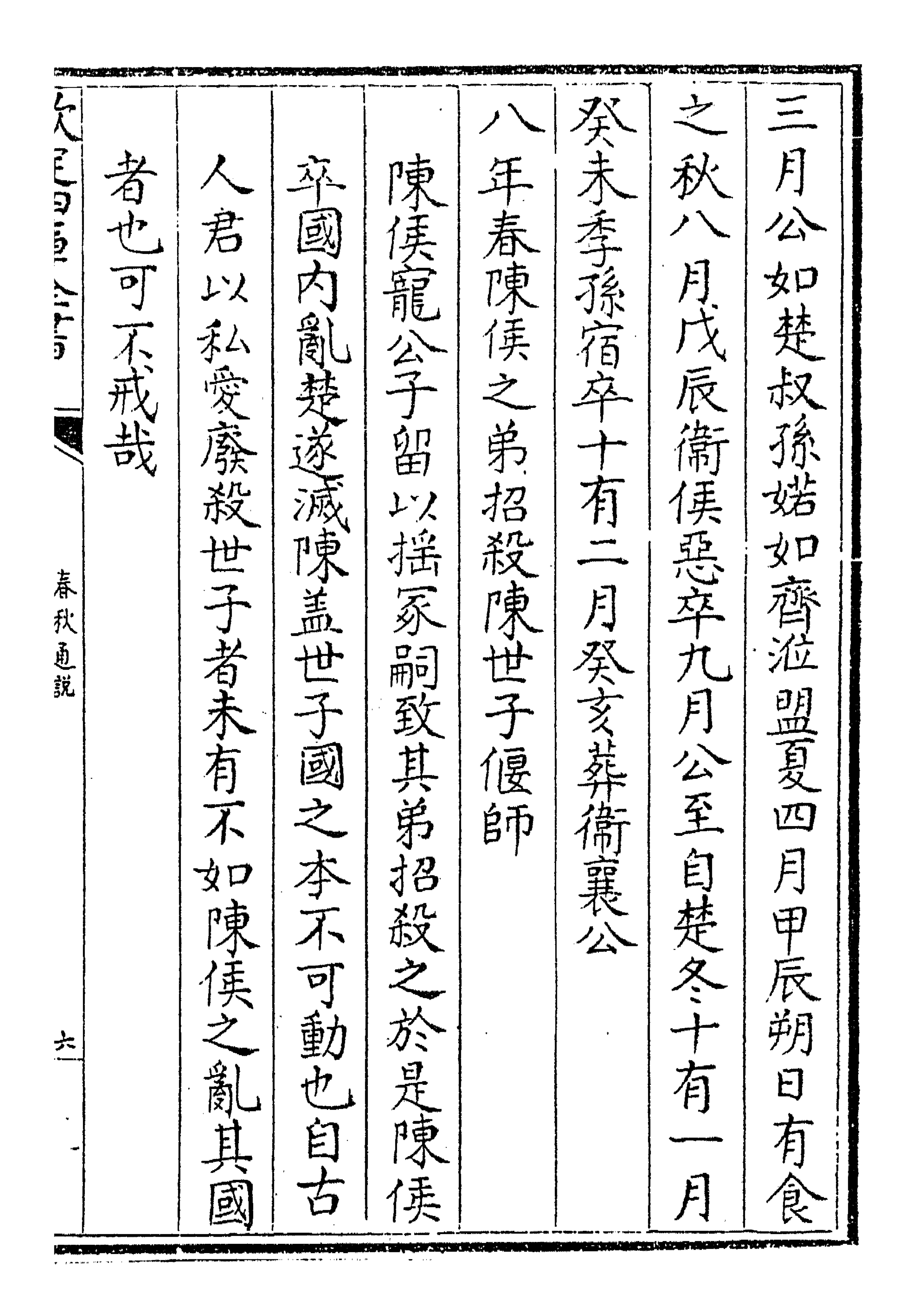
詐以敗之豈復有禮義廉恥之心哉苟無禮義廉恥之心則宜其無所不至矣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此季氏所以逐其君也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以釋怨復於善也春秋書平則皆非善者也鄭人來輸平結魯以仇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假義以為利也宋人及楚人平大夫自相謀也暨齊平三家所欲也及齊平及鄭平結叛晉也故曰皆非善者也若夫暨猶及也二傳有汲汲不得已之辨妄矣書曰咨爾羲暨和又曰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亦有汲汲不得已之辨哉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侯寵公子留以搖冢嗣致其弟招殺之於是陳侯卒國內亂楚遂滅陳蓋世子國之本不可動也自古人君以私愛廢殺世子者未有不如陳侯之亂其國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狩者因田獵以治兵有國者歲時不能廢也經書蒐狩八㞋其通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蒐狩止此歟葢近於禮者不書書其非禮者也公狩于郎言遠地也公及齊人狩于禚言與讎狩也然猶稱公狩見兵權猶在公也自襄昭以來兵權制於三家故蒐于紅

大蒐于比蒲之類皆不稱公盖公不得與焉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按左氏諸侯之大夫會晉平公葬欲因見新君鄭子皮以幣行至用百兩千人之費舉鄭而言則諸大夫可見矣不亦侈而病民乎流弊日甚至于戰國如秦楚燕魏之會趙葬各出鋭師萬人比諸大夫會葬晉平時又十倍矣淫靡若此民何以堪哉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蓋詐殺也詐殺楚之常習也而春秋必以誘書者明楚之用詐而戒他國之效尤也此義不明而後有為天子而行詐如唐憲宗使曹華殺沂軍士者矣楚子虔何以名傳曰絕之也抑不思楚子虔不道非止一事孰非可絕者何獨於此焉絕之蓋春秋諸侯卒弑殺例稱名故名蔡侯則不得不名楚子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蒐以大名有盡物之害也喪不廢蒐無忌君之心也

所以為此者三家焉爾公不與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

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故叔弓帥師圍之也費季氏邑而叔弓圍之何也三家合爲一體以弱公室也春秋之世諸侯無天子故大夫無諸侯大夫無諸侯故陪臣無大夫上行之則下效之爾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自古暴虐人之君未有不暴虐其身者也觀楚虔秉晉之衰肆其威燄兵車無歲不至於中國執徐子殺齊慶封以討陳亂為名而滅陳殺陳孔奐于徵師以討蔡般為名而滅蔡執蔡世子有用之淫刑以逞視人命如土芥所至風靡沛然自以為得志矣當時晉叔向能先策其必自禍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殞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

蓋不數年而有乾谿之變春秋備紀其迹以為暴君虐主之戒豈不明哉後代如秦始皇剗滅六國鞭笞宇內侈心肆志亦自以為萬世帝王之業不知一夫作難七廟為墟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平丘之集偶乗楚靈之死爾使楚靈不死晉寧得以合諸侯哉然諸侯方脫楚靈之虐駢首從晉使晉人以德綏之是飢易食渴易飲也今晉人令於諸侯曰寡君有革車四千乗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於是斥魯侯於盟執其大夫以歸蓋借是以威諸侯無乃又倣楚靈之不道乎自是人心失望晉不能合諸侯者十有餘年故春秋書平丘之會盟不但以其盟王官為罪也惡無道焉爾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平即位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何以書曰周道既

衰諸侯無伯固昔桓公之所恥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

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秋前書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明有卿佐之喪翌日可廢繹而猶繹非也此書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明廟樂旣陳雖有卿佐之喪不可以去樂而去樂亦非也可以廢繹而猶繹是薄卿佐之喪也不可以去樂而去樂是輕祖考之祭也豈非昭公之時三家專政故視卿佐之喪重於廟祭歟聖人斟酌典禮而裁處其中以律斯世違乎此者必書使後之王者有攷也唐裴寛議廟

樂謂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斯亦

庶幾春秋之義矣或曰君在祭樂之中適有卿佐之

喪不以聞卒事而以聞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

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

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

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

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錯處伊雒王畿之地晉荀吳帥師滅之義也何以書曰荀吳用兵周疆不請命於天子而以有事於雒行詐罔上罪莫大焉其與楚子觀兵而問鼎者情狀不異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先儒謂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星加心天子嫡庶將亂也觀此年星孛于大辰之後五年景王崩朝猛爭立王室大亂天之垂象信哉

楚人及吴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三傳皆謂許止進藥於君父而藥殺罪在不嘗藥而被弑君之名若是則罪疑從重豈聖人忠厚之心哉蓋止進藥而藥殺是殺不以刃而以藥也猶漢霍光夫人顯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是也苟以不嘗藥而蓋其藥殺之情則世之亂臣賊子皆得借是以逃罪矣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邑也公孫會自鄸出奔宋者蓋自其國都出止于鄸又自鄸而奔宋故春秋以自鄸書爾公羊子乃謂自鄸者叛也不言叛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喜時賢者也賢者子孫故君子諱之其誣經以誤世甚矣春秋於列國大夫叛則書叛奔則書奔未有奔而可誣爲叛也未有叛而可諱爲奔也叛者人臣之大惡

也昔者周公以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管叔非聖人之後歟而周公不能赦也今以曹公孫會為賢者之後雖叛其君父而猶為之諱焉則是周公不當誅管叔而當為管叔諱之寧亂天下國家而已矣豈理也哉從公羊之說則凡賢者之後皆可肆其惡而無恐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賊人犯上曰盜盜殺衛侯之兄縶盖賤者爾左氏謂

殺衛縶者齊豹也齊豹爲司寇大夫作其不義而書
曰盜非也使衛大夫殺衛公子春秋當以兩下相殺
之辭書之不應曰盜殺也若謂大夫作不義故以盜
書則春秋大夫之不義至於弑逐其君者衆矣曷不
皆以盜書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
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按左氏蔡朝吳奔鄭蔡侯朱奔楚皆由楚臣費無極之讒也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費無極是已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

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

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王室亂者朝猛爭國無主乃亂也書曰密邇王室詩

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爲言猶王家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按經書王子猛卒則知上文書王猛者文闕也王則不當名名則不為王矣子猛子朝皆景王庶子也王世子壽早世子朝有寵於王欲立之未成而王崩其朝臣劉盆單旗惡子朝而立王子猛於是子朝因之以作亂盆劉單主王子猛而尹氏主王子朝故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尹氏立王子朝以見王之冢嗣不能早定而劉單尹氏皆非重臣碩輔各以私意立君為宗社之禍也向使景王能為

身後之謀早定世子之位選擇賢佐寄以杜石如漢武帝所以任霍光者則晏駕之後安有庶孽爭攘之禍哉朝用憸壬嗣不早建此禍亂所由起也春秋書之爲萬世戒明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虐而好斂國人患之其亡也宜哉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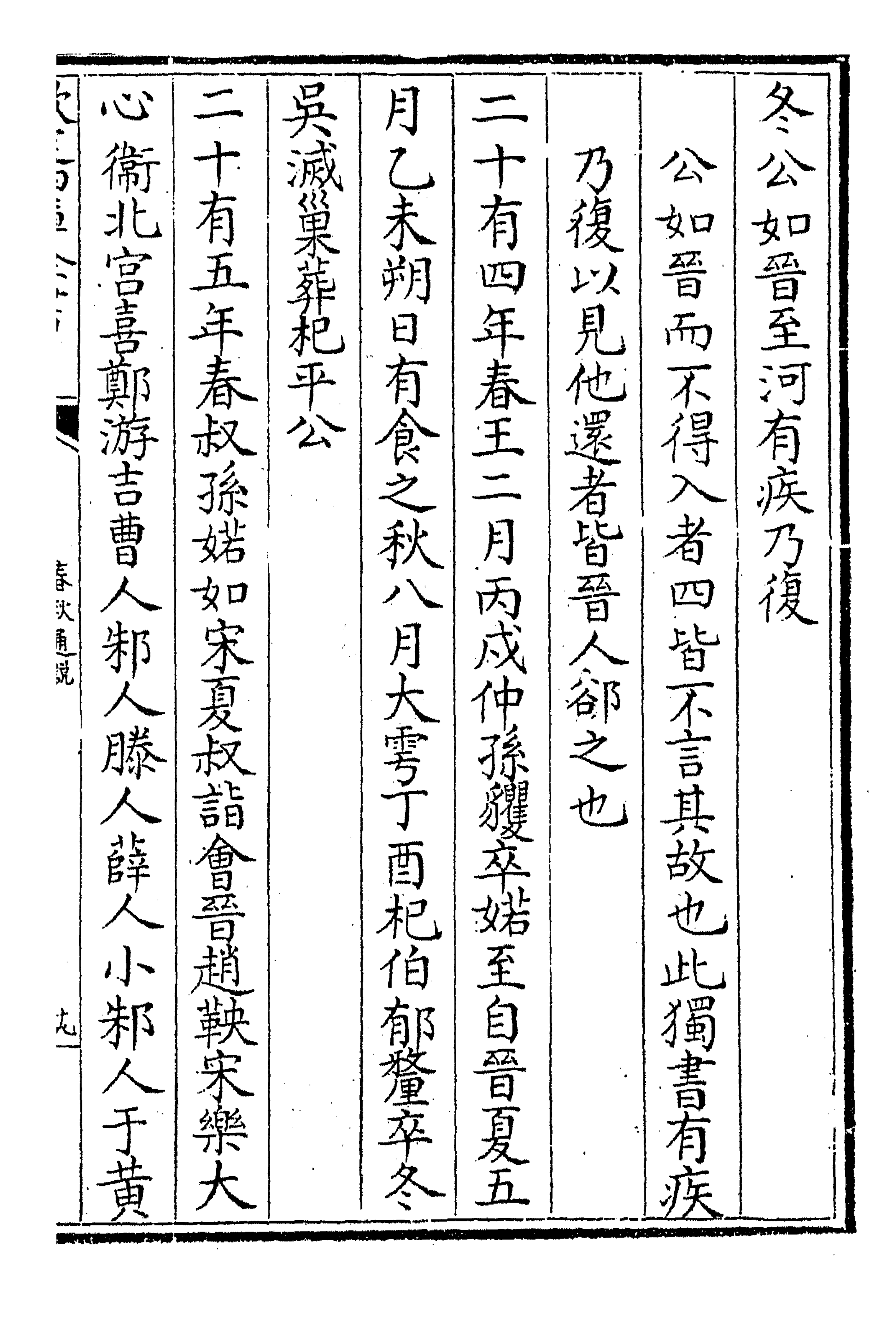
雞父之戰七國喪師於吳其爲血刃生民之禍可勝歎哉胡子髡沈子逞滅何也滅者覆國絶祀之稱也蓋胡沈空其國之衆以狥危亡之事一敗塗地身死衆殲有滅之道焉故曰滅陳夏齧爲吳所生得故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敬王也敬王立不書而書立王子朝者敬王宜立子朝不宜立也然子朝猛之兄敬王猛之弟也何敬王宜立而子朝不宜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以爲亂首耶是故王者天下歸往之謂也自古聖賢繼世雖不幸不蚤定青宫之器受傳璽於凴几之日則必因羣臣庶民之歸而後踐天位焉漢髙帝崩羣臣迎立代王太尉勃上天子璽代王曰奉宗

廟重事也寡人不足以稱羣臣固請然猶西鄉讓者三東鄉讓者再明為衆所戴非己欲也今子朝以力劫神器塗炭京邑是自為亂首不足以王矣若夫敬王不與於朝猛之爭以待神器之自至非宜在王位者哉故春不書敬王立而書立王子朝者教戒之義明矣或曰王子猛不書立豈亦宜立歟曰子猛卒於方事而未及立者也其曰悼王者追尊之爾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如晉而不得入者四皆不言其故也此獨書有疾乃復以見他還者皆晉人卻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

父

有鸜鵒來巢

劉向因公穀二傳謂鸜鵒宜穴而巢爲陰居陽位之象是不然春秋書有鸜鵒來巢葢以有爲異不以巢爲異也鸜鵒非魯地所有今忽有來巢其異可知矣如漢桓帝時濟陰有五色大鳥見于已氏時以爲鳳凰者葢羽孽也續漢志以爲政事衰缺梁兾專權所致亦有鸜鵒來巢之類爾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魯大雩僭禮也不踰月再雩是僭禮之中又瀆禮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程氏論易至屯之九五也其膏小正吉大正凶以為人君之屯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威權不在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故惟小正則吉小正漸正之也魯昭公之於季孫惟憯於漸正之義而驟伐之故及於禍是殆不然春秋書公孫于齊以見魯侯今日之失國由於前日

之失政其禍在漸致而不在驟伐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由辨之不早辨也魯政逮於季孫四世矣魯之人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其君與夫諸侯之國知有季孫而不知有魯侯者亦久矣始於僖公成於成襄不能蚤正而預慮及至昭公寄命意如之手身如羇旅受人指麾去國無幾矣事勢至此已無可奈何不勝其憤而驟伐之幸而得志則如漢和帝之誅竇憲桓帝之誅梁兾魏孝莊之誅尒朱榮不幸而不勝也則如

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唐文宗之
圖宦者爾向使不爲剛決而務含忍則如齊鬱林王
知蕭鸞之有異志而取之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
臣而圖之不果唐昭宗知朱溫之必篡而殺之不克皆
𩑦及於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哉葢世有病疣者於
其萌蘖不能治也月養而歲護之俟其豐大則不可
爲矣驟決之則速斃不決之則終亦斃其有不斃者
幸爾由此觀之有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憫昭公之失國而唁之禮也何以書以齊國之力可以討季孫之罪而不能也徒以言語相勞苦其婦人女子之仁乎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以居公是降公爲邑大夫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也存君者天地之大義也故范氏唐鑑用春秋之法削武后紀而系之中宗垂教戒於萬世嚴矣

夏公圍成

成內邑不附公而圍之宜也何以書按襄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盖成邊于齊而齊所

欲取者也今昭公在齊而齊因借之以取成謂魯侯名位猶足以加成而成可必得也不知三家者方合黨以去其君而成爲孟氏私邑舉其邑之人知有孟氏而不知有魯君者非一日矣故成爲孟氏死守以抗昭公如吠堯之犬自爲其主豈復可以逆順之理化之哉故書公圍成見爲人君而失政之久者雖其國人猶敵國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季氏逐其君當時列國如齊宋衛莫不有憤焉不平之意欲謀納公如盟于鄟陵會于扈旣而皆中輟無成何也蓋齊侯之所信者梁丘據而諸侯之所聽命者范獻子據與獻子皆嗜貨者也於是季孫皆以貨中之故據之言行而齊侯之意回鞅之辨起而宋衛二君之色沮甚矣利賂之爲天下害也齊晉之臣溺於利賂雖以逐君之賊如魯季孫者一以賄入則爲之變亂白黒顛倒是非庇其罪而不問他可知矣然

則貪賄之習其可不深懲也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杜預謂郟鄏爲王城成周爲洛陽天王入于成周者蓋敬王去郟鄏之都而遷于成周焉爾緣成周非舊都無堅城可衛故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共城之也其不言京師何也京師者衆大之稱臣子尊上之辭也若天王自言則曰成周爾然則諸侯大夫城成周

自臣子言之曰京師可也何乃亦謂之成周蓋不言成周則疑爲郟鄏矣天王入于成周何以書天子無寧居由天下無勤王之臣子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或謂昭公居鄆而鄆人逃之是不能撫其民之所致不知鄆本莒邑昭公元年取鄆叔弓帥師疆鄆田盖

以兵威劫鄆而有之爾今昭公失國又借齊之力取鄆而居之使鄆人再被兵其視魯侯蓋世讎也雖使昭公善於撫鄆亦恐不足以得其心矣先儒謂秦以逆取天下當無可保之理雖使順守終亦必亡其知鄆潰之義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被滅之國君死于位非奔則不書奔奔則書奔奔而不名者國小而遠於魯無往來之禮或滅之者不以其名赴史不得其名故不書爾吳滅徐徐子出奔而名者史得其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侯將納公而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於季孫也其可哉齊侯之始謀納公也據取貨以

沮之齊宋衛之再謀納公也鞅取貨以沮之今荀躒與季孫爲會得無出於此哉是以晉侯雖有納公之志而卒於無成徒以空言慰唁之而已蓋蔽於荀躒而莫之察也自古君德不明爲臣下所蔽欺者豈能濟天下之事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黒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

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自王室亂敬王立黄屋無寧居者八年而後諸侯大夫始爲成周之城非勤王之義矣且諸侯不以身服王事而以大夫共王事尤爲不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通説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卷十二

宋 黄仲炎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穀梁子謂定無正非正始也是不然桓宣之簒立皆書正月豈正始哉然定無正月者昭公薨于乾侯嗣子未立季氏雖專國而其分則人臣不當授正朔於其國故不書正月也此春秋存君之教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于天子之側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大夫執人于天子之側也由諸侯之無王以至於大夫之無王則其變極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薨于乾侯閱六月而喪還定始即位蓋爲季孫所持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煬宮猶立武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因災以明僭也禮天子雉門其外爲庫門臯門其內爲應門路門是天子之門五而雉門爲象魏之門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此天子之禮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者有加於舊也舊已僭矣今又加焉此乃季孫侈土木之奉以蠱其君之心術也以侈欲蠱其君使其君遂於侈欲而他有所不暇於是政柄之在已者可以泰然終執之矣唐宦者仇士良教其徒謂人主減玩好省游幸則吾屬恩且薄而權輕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聲色侈靡蠱其心使恍不知息則必闇外事萬幾在我矣此即季孫之謀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君子不奪人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恤邾子之喪而強之盟奪人親也邾子執喪而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晉自平丘之盟欲以無道行之遂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諸侯會盟之事今楚囊瓦以貪虐柄國因裘馬之欲而執唐蔡之君蔡侯誓死歸晉求刷其恥晉爲是故大合諸侯于召陵凡從役者十八國前此未有也豈非囊瓦不道人所同憤故影響於南征之旅有不約而同者歟當是時使有忠良之士爲晉君謀之乘此事機奮伐荊楚則事權在中國不在吳夷矣奈

何晉國之政制於貪鄙之臣荀寅取貨於蔡侯弗獲
力沮其事以利欲之私而敗天下之義於是侵楚無
成諸侯解體矣楚怒而致疾於蔡蔡急而求援於吳
吳於是時方有圖中國之志欣然投袂引兵赴之一
戰勝楚入其國都楚雖頓挫而天下大權吳遂執之
而中國之事去矣封豕長蛇流毒滋甚蓋召陵侵楚
爲之也故合定公四年所載首末考之可以知世道
雖衰人心猶可以義起也如此晉無忠良坐失機會

可為後世永鑒矣陳氏後傳謂召陵侵楚主其事者劉子爾是不然王室不競久矣成周之城方藉晉魏舒合諸大夫為之宋仲幾不受功則見執于晉是權在晉也左氏載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既而荀寅言於范獻子以辭蔡侯曾未聞劉子與可否於其間也豈得謂劉子主其事哉劉子王官也晉挾之以令諸侯爾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

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捨諸夏之大計而區區盡力於中山者晉大夫貪鄙之謀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

其曰蔡侯以吳子者蓋謀出於蔡侯而吳爲之用也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楚雄江漢二百餘年地大兵強馮陵上國有方城漢水爲之險蔽雖桓文二霸不能以兵入之今吳人乃能乘一戰之威擣其都邑班處其宮使其君臣奔竄四出幾於覆祀者其故何哉蓋瓦以貪虐柄楚國之政不惟諸侯怨之而國人亦莫不怨之也觀柏舉之

陳吳夫槩謂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鬬志先伐
之其卒必奔盖不仁而失衆其下必有與之偕亡者
此吳人所以得逞其志席卷楚都若涉無人之竟也
不然以楚之强大豈其一戰不勝遽不能保其國哉
經書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其爲有國者不用仁賢
以失人心致敗亡者之戒明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左氏謂周亟矜無資也周亟矜無資仁術也何以書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此言惻隱之心自內而發者所以爲仁之端也若夫有所覬望借恩惠爲締交之計豈得謂之仁哉吳方敗楚天下莫强焉蔡則附吳者也魯方畏吳則不敢不私厚於蔡故歸粟于蔡蓋因有所覬望借恩惠爲締交之計而非由怵惕惻隱之心以

生者也不然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考之列國饑饉多矣而魯未有以粟歸之者而歸粟于蔡獨見於蔡侯以吳敗楚之明年則其情可見矣故魯之葬宋共姬也以楚不以宋也魯之歸粟于蔡也以吳不以蔡也二者事殊而情類也

於越入吳

吳在楚而越入吳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黄雀擬其後也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越前此國名爲越

故春秋以越書之今其自别於羣越始改號於越故春秋以於越書之從赴告之實而已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或謂魯侯久不親將今親將以侵鄭是稍復其兵權非也葢三家之謀使其君親將以結怨於列國使列

國莫之助而後已得以專其國也他日公再侵齊者亦出於此謀爾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斯新繼父政故挾仲孫如晉要結强援以自固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仲孫忌不言何杜預云闕文是也公羊子以爲譏二名妄矣春秋列國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於此

焉譏哉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自晉失諸侯而齊景有代興之志於是强鄭以信刧衛以威國夏之師又以脅魯蓋欲祖乎齊桓滅遂盟柯之故術也然不知今之齊異乎昔之齊矣昔之齊齊侯之齊也今之齊其不為陳氏幾希矣觀晏子語

晉叔向謂民三其力二入於公凍餒疾痛而陳氏實

燠休之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夫不能自保其民而

欲以威天下霸諸侯此孟子所謂緣木而求魚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

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晉師之出爲救魯也救魯所以禦齊也齊方爭霸而

晉御齊宜不容緩也今師不果進者蓋當時列國之政皆制於大夫晉六卿齊陳氏相為表裏故晉師之出姑為是具文以塞責爾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氏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公穀因之

皆以從祀爲順祀復閔於僖之上是大不然如陽虎欲去三桓而祈福於先公何獨求福於閔而復閔於僖之上耶必無是理也春秋書躋僖公必明舉其謚令若退僖亦當明言何乃混然謂之先公也以經意考之從之爲言猶承也今人語遵從即爲遵承漢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謂䟽遠卑賤共承尊祀非皇天祖宗之意是也周廟先公后稷魯廟太祖周公今推而上之以承祀后稷祭同於周廟踰禮甚矣韋元成

謂父不祭於支庶之室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主不祭於下土諸侯此即春秋書從祀先公之義也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箋云公先公后稷也孫氏亦以先公爲后稷

盜竊寶玉大弓

春秋書盜者不罪爲盜而罪致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素立刑政素明則安有盜竊公行之事哉今陽虎以陪臣之賤行亂于國中脫甲公宮竊魯先君之分器

以出則魯之無紀綱刑政於此極矣故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亡也罪紀綱刑政之亡焉爾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者蓋陽虎歸之也使陽虎不自歸則魯寧得復之哉故書曰得寶玉大弓言魯無刑政不足以復先君之分器而其得之者幸得之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欲霸而不能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禮蓋見於左氏穀梁雜記而論語軻書未嘗及也使孔子實相此禮當其時以齊人為魯疆場之虞而求免焉以會之何足爲侉詫哉觀春

秋書公會齊侯于夾谷猶公會齊侯于鄗之類皆諸侯私會焉爾彼俗儒者竊意聖人舉動宜夐異乎常人況儐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於是侈張其狀如所謂視歸乎齊侯命司馬行法斬優施却萊夷索汶陽田等事皆不足信之談爾使實可信則仲尼之智數風采不過如魯曹沫趙藺相如能面折齊秦之君於柯澠池之事似非聖人氣象也方齊景公欲攘晉之霸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旣平而會

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刼魯侯也況魯政制于
三家而魯侯特擁虛器於其上爾齊刼魯侯亦何為
者通春秋考之齊侯會盟多矣固未嘗有裹甲之變
也今觀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刼之必得志則是魯用孔子反為齊人所輕而召
其變也汲黯在朝淮南為之寢謀司馬輔政遼人戒
其邊吏國有君子固敵國姦人之所敬憚也曾謂聖
人相魯乃不逮是就使齊人果有裹甲之變而聖人

處此豈無理義之論足以愧之如燭之武之解鄭圍展喜之卻齊寇從容辭氣化暴爲仁亦何至疾聲厲色以兵刃爲威以敢殺爲能以求索爲功哉由此觀之凡侈言夾谷之功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鄭莊之仇宋也以祊田歸魯晉文之求霸也以曹衛

田畀宋餌人以利所以固結其心藉爲巳用爾今齊以三邑歸魯蓋鄭莊晉文之故術也明年黄之盟結魯叛晉又明年垂葭之次使魯師伐晉蓋取償於魯也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隂田與齊人來歸衛寳無異文也王制不行私意奪與均爲有罪焉爾自左氏糓梁子以爲夾谷相禮致之後世儒者遂沿其説如揚雄氏謂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爲魯用聖人之效可謂淺而誣矣孔子仁義禮樂之主也位天地立人

極爲前王繼絕統爲萬世開太平非一國之事一時之功也若必以當時動化觀之則孔子以匹夫而居亂世聚天下之英才而游乎其門聰明者默辯博者訥好勇者怯堂堂者失步趨於窮厄之日而不忍去築場於哀泣之餘而不能忘故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推此道以用天下國家可知已何必以返魯三邑爲盛事哉故曰凡侈言夾谷之功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

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故叔仲帥師以圍之圍之不克至於再舉其强可知矣蓋春秋之世諸侯無天子故大夫無諸侯大夫無諸侯故陪臣無大夫上行之下效之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

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以私寵向魋之故使其母弟國卿群然奔叛蓋君不君則臣不臣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

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夷其險故曰墮蓋摧毁其城塹險固而平之也始三家各險其私邑之城以傾公室其後家臣各據其城以傾三家於是叔孫墮郈季孫墮費蓋以郈費城郛之險圍之弗克故用大師以墮之也後世有務設險以資叛臣敵國者於此可鑒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結叛晉也前歳齊人歸魯田之計盖在此爾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公親將以圍其叛邑返而告至若至自他國者可以見魯四境之内皆敵國矣成孟氏邑而公圍之何也盖三家者亦知自治郈費之難於是使其君圍之盖欲以君之名位臨之也不知由己之無君而三邑之

臣亦效其無君久矣故雖以公圍成而弗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說者謂荀寅士吉射以伐君不克而奔朝歌實叛也若趙鞅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是忠於君也而亦書叛者惡兵其君側也兵其君側雖忠猶曰叛也是不然春秋紀事惟其實而已矣未有忠而可謂之叛也趙

鞅入于晉陽必犯上無君實為背叛之事如王處仲

蘇峻之徒志在僭逆而以誅君側爲名者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齊景公爲牽洮之會謀救范中行氏蓋黨叛臣以敵

君也無君臣之義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子曰脤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歸脤猶

歸膰也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故天子有事膰焉蓋

禮之特異者不例施於諸侯也今石尚歸脤于魯故

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又曰男女正則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衛靈不道一歲之内世子與其大臣出奔者五人由不能正其家焉爾故始於失夫婦之義而終於失父子君臣之義也

蒯聵得罪於母以出而孟彄其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邾子來會公者會公于比蒲也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主之公不與也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定之妾哀之母也哀公即位未踰年未得以夫人之禮喪其妾母故曰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禮天子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葬今邾滕視魯皆諸侯爾而奔喪會葬如事天子之禮者蓋春秋之末王室既微霸權又替弱之肉强之食故强者極於暴虐以求多弱者極於奉承以免禍可哀也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

葬定姒

冬城漆

世有得盜賄韞匵而守之者其城漆之類乎漆者邾

庶其以之來奔者也

春秋通說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説卷十三

宋 黄仲炎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昔蔡侯以吴子敗楚師致吴入郢壞宗廟撻平王墓楚昭奔隨僅以身免良可痛已既復國而圍蔡復讎也復讎義也何以書惡其徒

逞志于小國也壞宗廟撻平王墓者吳子爾今楚不能報吳而蔡是討未得爲復讎者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奉魯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强之食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季孫之汰不屑與於盟也盖自視猶君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以出被天下不孝之名不能爲申生之死幸其父没求入其國以争君位是蒯聵之無父也輒蒯聵之子也父逐於外不能號慕

毀瘠以感動王父而復之位王父死而已立曾不以父亡未復爲辭及蒯聵求入輒拒而不受甚者以兵圍之是輒之無父又甚於蒯聵也父子天性而絶滅至此其與梟獍奚别哉是以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聖人之意盖謂蒯聵不父而輒不子父子名義既悖而不正他何可

爲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賢兄弟讓則惡父子爭矣故春秋備書蒯聵求納衛師圍戚之事以著父子相戕之禍爲後世戒明矣公羊子妄許衛輒以拒蒯聵爲尊祖天下豈有無父之理哉漢臣雋不疑至引此以斷戾太子事盖公羊誤之也或謂倉卒之際不以此義裁之則奈何曰斥之以詐足矣

戾太子既亡武帝即有追悔之意爲之族江充家黄門蘇文助譖太子至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一言明太子寃驟至丞相上又作思子宫歸來望思之臺悼念不已盖太子自殺久矣若此時尚在豈有隱而不出者哉且自征和二年太子出亡越後元元年二月立皇子弗陵爲太子已即位五年而有衛太子事非詐而何雖不必謬陳經義可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景公爲衛輒圍蒯聵于戚蓋助逆子以圍父也無父子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桓親盡而廟不毁者盖三桓私於其祖也僖亦親盡也僖何以不毁以其存桓不得不存僖也故春秋因二宫之災以著三家之非禮焉爾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殺蔡侯申

盗殺蔡侯申不言弑非其君也盖盗自他國至者也

自他國至者盖刺客也春秋末世禮義不明俗習於亂故有在下之人好務勇俠以犯上爲能以輕死爲義至爲其主報仇他國如聶政荊軻之事者即春秋書盜殺蔡侯申之爲也左氏謂公孫翩逐蔡侯申射之而卒非也若翩是公族大夫春秋當書翩弑其君豈得謂之盜殺蔡侯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春秋書亳社災猶書宣榭火示不忘古也不忘古者懷賢尚德之教也亳社者湯社也湯都亳故曰亳社社無屋而曰災何也災社木也古者立社必樹所宜木如宰我謂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是也武王翦商而不去亳社者存先代興王之制也自成湯距魯哀時年代久遠社柏之豐大可知已一旦野燎熿爐故春秋重而書之亦猶思其人而愛其樹之意也彼傳

者不得其義徒見湯社至周猶存遂曰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徒見社無屋而言災遂曰亡國之社屋之也屋之者不使受天陽也信斯言也則武王之於亳社既存之以爲戒又蔽之使不受天陽則其防慮不亦過乎從傳者之說甚非武王存亳社之美意與春秋書亳社災之深意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禮喪不數閏其以閏月葬數閏也數閏短喪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乞者齊之權臣也利於得權而易置其君故立陽

生而弑荼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吴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之君臣俛首以奉吴令鄫之會百牢輸之惟謹爾何怯也至於恃其威力虐執邾君若虎豹之噬羊豕何壯也以是觀之凡能屈已受辱甘爲人下者必其作威肆虐好爲人上者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孟子謂王不待大霸必有大國曹伯陽不量力度德而悅霸說於公孫彊以背晉而奸宋其速亡也宜哉

吳伐我

讀春秋而知魯之爲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之兵如戰于郎戰于奚而不言伐我西鄙者蓋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言戰不言其伐也觀左氏載奚之戰

先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以此知當時魯之邊鄙尚有素備也其後疆場之備弛故敵兵得以乘之而春秋書曰伐我北鄙伐我西鄙然猶見鄰敵之寇止為邊患而不能直造其國也今哀公之世如受吳齊之師則又不復云伐我北鄙伐我西鄙而直言伐我者以見其直造于我國都也夫使敵兵得踰越邊鄙而直造其國都則其為國可知矣

漢世邊備不講故匈奴數爲邊患然止邊患而已不能控弦深入也至如苻秦之直抵淮淝吐蕃之變及渭橋始不可以邊患言矣其猶吳伐我之謂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魯以不道肆虐于邾物極必反於是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邾子于邾易所謂不威不懲者小人也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取鄭師者盡俘以歸掩爲已有也不言敗言取敗可

知矣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

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

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荆楚救中國者非能施德也爭諸侯焉爾吳季子所

謂二君不務德而力爭是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之戰魯挾吳以讎齊也而不書公者公與伐而不與戰也一戰敗齊而吳益橫矣魯季孫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命脩守備焉是徒知小勝大為國之禍而不知戎勝華為天下之禍也故當春秋之季政在大夫祿去公室齊田魯季戚狹自營舟中之人競為敵國至於挾非類以鬭同儕遂使封豕長蛇之害橫放于天下此仲尼所以猶三嘆於管仲之功也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蓋

於春秋見之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田賦者計田以斂民財如漢靈帝時調民田每畝斂十錢之類是也自宣公初稅畝則什取二矣至哀公時有二吾不足之嘆於是以田賦之當時列國如陳轅頗為司徒亦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巳大器是亦於

常賦之外以田歛之也夫為國者用之以道則寡取於民而有餘用之不以道則多取於民而不足魯未税畝以前豈其國不可為哉特其君臣侈欲不如後日之甚爾故仲尼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所謂以丘亦足者猶言以井丘什一之制亦足也又曰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為人君者可不察哉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告之曰君子亦有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是陳司敗亦以聖人黨魯昭而爲之諱也不知孔子謂昭公知禮者正未嘗諱也凡人之於禮未必不知之而鮮能行之君娶於吳爲同姓而謂之吳孟子此豈不知禮者哉使不知禮則不謂之孟子矣陳司敗不能察此而以聖人爲黨不亦過乎觀春秋書孟子卒則知昭公諱娶

同姓謂非知禮不可也然知諱之而卒娶之則昭公不能行禮之罪自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槖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黄池之會吳霸諸侯而書先晉侯者存中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以驟起之雄馮陵中國黃池之會遂霸諸侯然身未及還而越入其國兵敗于郊太子為虜不數年而越滅吳何其亡之驟也魏文侯問吳之所以亡於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故春秋書於越入吳以為後世好戰勝而亡國者之戒明矣哉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非災異不書而書獲麟何也先儒之説多矣曰文成致麟也曰麟爲作經之符也曰感麟見之非時而春秋爲之始終也然皆於狩獲之旨未竟焉夫麟王者之瑞也傳云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又其爲物至靈故賈誼弔屈賦云使麒麟可係而羈兮亦何

異於犬羊言不可搏執也今麟之見乃爲魯鄙田狩者所得是與熊豕貀鹿同出於罘罝弓矢捕擊委頓之餘故曰西狩獲麟言麟以狩獲厄之甚也王者不興海宇分裂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此其證也當是時晉分於三卿齊歸於田氏吳楚爭霸諸侯而於越又竊秉其後周室之命去喪亡無幾矣是以春秋之作始於隱者起周之不王終於麟者止周運之當厄也雖然人事之變至此極矣春秋之紀變於此備矣然

亦不特爲麟而止也故以世變大畧觀之則始於無王終於無霸始於諸侯强終於大夫强譬諸風日凄緊草木黄落則隱桓而下之春秋也天地凛冽冰雪陵厲則定哀而上之春秋也或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詩攷之如衛鄭齊秦風魯僖頌皆春秋時列國詩也而曰詩亡何哉曰孔子作春秋蓋在魯定哀之世是時不復有詩矣非謂自隐始也先儒謂黍離降爲國風不復有雅故曰詩

亡非也

春秋通說卷十三